

37 名受访翻译系学生,无一人将文学翻译列为“职业首选”——

文学翻译缘何沦为“零首选”

本报记者 张 烁

您将最想从事什么工作（共35人回答）	
● 文学翻译	0人，占 0.0%
● 同声传译	9人，占 25.7%
● 其他和翻译相关的工作	22人，占 62.9%
● 除此之外的其他工作	4人，占 11.4%
您会选择文学翻译作为职业吗（共37人回答）	
● 会，可以考虑	27人，占 73.0%
● 不会，从没有想过做文学翻译	10人，占 27.0%
您为什么不会从事文学翻译（共10人回答）	
● 文学翻译要求太高，我难以胜任	3人，占 30.0%
● 我看不到做文学翻译的光明前途	0人，占 0.0%
● 文学翻译很辛苦，赚钱少	5人，占 50.0%
● 不感兴趣	2人，占 20.0%
调查时间：11月30日 调查对象：北京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翻译系07级本科生 有效问卷：37份	

宋 蒿绘

从 2005 年起,我国首批高等院校的翻译专业获得批准设立。这是在校外语专业人才培养基础上直接定向培养“翻译”的新专业。翻译专业的出现,翻译学生的培养,能缓解文学翻译人才青黄不接的局面吗?记者对北京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首届翻译系学生进行了职业意愿调查,结果却不容乐观:这批“明天的翻译家”们,把文学翻译作为“第一职业”选择的,几乎为零。这个令人堪忧的现象,值得深思。

薪酬差别大,人往“高”处走

“为出版社做文学翻译,千字 50 到 60 元,耗时费力。做商务翻译,轻轻松松,千字 300 元。”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英美文学专业的今年应届毕业生,正是因为这个“价差”,毅然从文学翻译“改行”走上商务翻译之路。她说,每月上千元的房租是不能拖欠的。谁不想选择薪酬高的职业?在翻译界,商务翻译包括合同翻译、广告翻译、文件翻译等,而文学翻译主要是将相关文学作品在不同语言间转换。商务翻译强调速度快、准确度高。相较之下,文学翻译不仅“不来钱”,而且要求更高。根据复严提出的“信、达、雅”标准,文学翻译不仅要求文字精到传神,更强调语言流畅优美。在很多学生看来,成为一名文学翻译家,虽然“看起来美”,却遭遇现实经济压力。“文学翻译是个‘信使’,如果能在译文中既保留中国文化特色、又让对方接受,既避免文化传播鸿沟、也避免传播过程中流失我们自己的文化,是件很有意义的事。”今年在北外英语系翻译方向就读博士一年级的王颖冲,曾获第五届 CASIO 杯翻译竞赛英语组一等奖——这个奖项,在此之前,已连续空缺 4 年。现在的她,正忙着翻译自己的第四本译著,美国文学作品《家的地图》,但就是这个被很多人认为是文学翻译未来之星的博士生,对于能否把文学翻译作为自己的长久选择,仍“不能确定”。北京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 07 级翻译系是国内大学最早开设的翻译系之一,共有 46 名学生,记者日前对该系进行了问卷调查。在收回的 37 份有效问卷中,“非常喜欢文学翻译”的占 32.4%，“没什么浓厚兴趣”的占 67.6%。“假设赚钱一样多,愿做商务翻译”的有 41.7%，“愿做文学翻译”的有 58.3%;但按目前市场上的稿酬,“愿做商务翻译”的高达 94.3%,愿做文学翻译的仅有 5.7%。受访学生、北外本科生张聪,尽管对文学翻译兴

趣十足,但她还是认为“翻译文学作品‘养不活’自己”。另一位受访学生金艳直言:“如果是个人兴趣,我会选文学翻译。如果是工作,我会选商务翻译。”对于学生的这些“职业意向”,北京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副院长、翻译系主任吴青似乎“见怪不怪”。她说,在自己教过的近 230 位学生中,“能有 1/10 的学生在《文学翻译》这条道上走,就已经非常好了”。

培养周期长,职业前景“黯”

为何文学翻译如此不被看好?受访学生表示,职业前景的黯淡,也让他们胆寒。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所长陈众议认为,文学翻译人才难觅的现象,与翻译行业本身的地位、待遇有关。比如说,译作在很多高校和研究单位评职称的时候并不被纳入体系,文学翻译的学术地位下降。而另一方面,文学翻译对译者的文学水平要求相当高。“这个韦斯莱家族显然就是在对角巷的那个面色苍白的男孩说过的魔法世家之一了”——畅销书《哈利·波特与魔法石》中的这句话,得让人看上去好几遍,而这样挑不出错但令人费解的句子,在现在外国文学译著中屡见不鲜。不少中译外作品中的此类蹩脚语言,同样让外国人头痛。张聪曾利用假期翻译人物传记《萨耶吉特·雷伊》的前言部分,只是十五六页的内容,却整整翻了一个星期。“因为对印度文化不够了解,比如服饰,查资料查得很痛苦。”“会说两国语言,不一定能成为一个好翻译。”吴青说:“文学作品是一个社会、民族和生活的窗口,翻译文学作品需要对整个思想根基、文化传统有所了解。作为一个翻译,应兼具母语、国学、知识面、阅历、文化积淀等方面的综合素质。”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第一翻译部的原强介绍说:“要培养一个优秀的文学翻译,周期很长。加

上经济原因和选择多元化,年轻人选择做文学翻译的越来越少。”北外 07 级翻译系学生杨蕊,受在中央编译局工作的父亲影响,她从小就对翻译产生浓厚兴趣,但对文学翻译的甘苦也有着更深的感触。她为自己毕业后的职业规划是去企业工作或成为一名公务员:“文学翻译用来欣赏或调剂生活,可以。但作为工作,一个词一个词地研究太辛苦了!”若在文学翻译与商务翻译中选择,杨蕊毫不犹豫选后者:“说什么就译什么,简单。文学翻译则有很高的艺术要求,太难了!”

母语不精深,文学翻译难

翻译问题已成为中国出版乃至中国文化走出去的瓶颈。那么,如何突破瓶颈,培养人才、留住人才,造就一批杨宪益那样的大师级人才呢?《中国翻译》杂志常务副主编杨平建议,国家应把对文学翻译现状的关注,上升到实现落实国家文化战略的高度,并从体制机制上加以保证,如改革高校评估办法,提高文学翻译稿费等等。而更多人还认为,翻译大师也并不是钱能“堆”出来的,需要从教育体制和教学方法上下大气力。西方的高校早在 20 世纪 70 年代就开始培养翻译方向的本科生、硕士生和博士生。但直到 2005 年,国内翻译专业才获得批准设立。吴青特别强调,文学翻译人才青黄不接并非翻译界孤立的现象。她认为,五四以来,一代又一代著名翻译家不少都是集文学创作与文学翻译于一身,如鲁迅、周作人、冰心、徐志摩、巴金、萧乾等;有的翻译家虽以翻译为主业,但也有过文学写作经历和兴趣,并有深厚的文化修养和出色的文学才华,如傅雷、朱生豪、董乐山等。“没有整个教育制度对母语的重视,就无法培养年轻一代乃至整个社会对母语的热爱。”尽管北外翻译系非常强调母语教学,但似乎并没有引起学生太多重视。调查问卷显示,在 2007 级翻译系学生中,24.3%的学生在母语学习上所花时间占全部学习时间的比例不足 10%,有 70.3%的人没有通读过中国四大名著,有的甚至一部都没有读过。陈众议不无感慨地说:“母语不精深,外语绝对不精深。”

文化观察

谁来向世界介绍中国②

11 月 28 日,“玩物成家”的 95 岁老人带着众多爱好,离开人间——

王世襄,令人长忆旧京华

本报记者 杨雪梅



11 月 28 日,穷其一生玩得专心致志、玩得痴迷不悟、玩得忘乎所以的老人王世襄,尽兴而去了。在他的名前一定会有无数的定语: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著名文物专家、学者、文物鉴赏家、收藏家、国家文物局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研究员……但人们也许更愿意这样来描述他:他是放鸽家、斗虫家、驯鹰家、养狗家、摔跤家、火绘家、烹饪家、美食家、书法家、诗词家、明式家具家、中国古典音乐史家……一句话,“中国第一玩家”。

“一个人如连玩都玩不好,还可能把工作干好吗?!”

听到王世襄老先生去世的消息后,患着感冒的国家文物局古建筑专家罗哲文很是伤感,没能见上老友最后一面,他耿耿于怀:“上一次见面是 3 年前了,我去看他,还拍了合影。后来听说他住院了。这个月初,中国营造学社 80 周年研讨会上,我们几个老家伙聚在一起,还感慨当年中国营造学社的老人只剩下‘一个半’了。没想到这么快又走了。”认识王世襄的人都知道,2003 年秋天,患难与共、琴瑟相和 60 年的王夫人袁荃猷因病故去

后,王世襄的精神便大不如前,他曾在一首诗中表达自己的思念:“君刻大树图,我赋大树歌。相濡复相助,岁月期尚多。一朝先我去,余生待若何。”这首诗中提到的“大树图”是有所指的。2000 年,86 岁的王世襄将自己一生所写的大部分文章交由三联书店以《锦灰堆》为名出版,书中,有好多艺的袁荃猷女士刻的一帧名曰“大树图”的剪纸,粗壮的树干,圆形的树冠,丈夫王世襄一生的 15 种爱好,就像果实般隐藏于树冠中,这其中有王世襄用得最多的三件明清紫檀家具,有代表王世襄最主要学术成就的漆器,还有王世襄使之死而复生的传统工艺竹刻、葫芦器,还有绘画、鎏金铜佛像、蟋蟀、鸽子、鸽哨、鸟具、家常菜、两头牛、老鹰、獬狗。这套奇书出版后一纸风行,成为从事收藏和鉴赏者的必读书,半年内重印 4 次。玩物看似“雕虫小技”,但能把这么些玩耍的事情写成专业著作,登上“大雅之堂”的,除了王世襄,别无二人。出版过王世襄著作的三联书店副总经理汪家明说,王世襄研究的基础是兴趣,他的专业水准是在不断赏玩的过程中积累起来的。“我印象中,王世襄先生整天都笑嘻嘻的,虽被称为‘中国第一玩家’,但他做事非常认真严谨。他可不是个‘老顽童’。”王世襄先生生前有一句名言:“一个人如连玩都玩不好,还可能把工作干好吗?!”其实,许多被人看作是玩的东西,在王世襄眼里都是艰苦的学问。他曾说:人生价值不在据有事物,而在观察赏析,有所发现,使之上升成为知识,有助文化研究与发展。

画家黄苗子曾评价王世襄是“玩物成家”,启功生前则评价他为“研物立志”。王世襄更喜欢后者。

很多国宝是他抢救回来的

今年 6 月,从事文博事业 60 载的 21 位老专家,被授予“中国文物、博物馆事业杰出人物”称号,王世襄也名列其中。只不过那时的王世襄已经不可能亲自接受这份荣誉了。王世襄与博大精深、根深叶茂的中国文化,似乎天然就有一种奇妙的亲和力,无需着意钻求,自自然然就融入其间,把自己也融成了这棵大树的一枝一叶。他出生在诗书世家,高祖王庆在清朝做到两广总督,《清史稿》给他立过传,他的母亲金章是著名的鱼藻画家,大舅金北楼为北方画坛领袖,然而少年时的王世襄却偏离了家族的预期,从小学到大学,喜欢的都是“秋斗蟋蟀,冬怀鸣虫”的生活。罗哲文与王世襄有着 70 年的交情,年轻时两人曾一起在四川宜宾的李庄与梁思成研究中国古建筑。他说:“王世襄并不是人们想象中的提笼架鸟、竟日优游的八旗子弟,他的生活很朴实,看起来和大街上的老头儿没有任何差别,但他对于中国文物保护的贡献是非常多面的。抗日战争胜利后,他作为战时文物损失委员会平津区助理代表,在北京、天津追还被劫夺的文物,追回了德国人盗走的青铜器、宋代皇帝薄仪在天津私藏的文物和美军非法接收的日本瓷器。他还曾去日本交涉被劫掠的善本书 106 箱。这些国宝现在都收藏在故宫博物

他是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著名文物专家、学者、文物鉴赏家、收藏家、国家文物局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研究员……

他更是放鸽家、斗虫家、驯鹰家、养狗家、摔跤家、火绘家、烹饪家、美食家、书法家、诗词家、美术史家、民俗学家、漆器家、明式家具家、中国古典音乐史家、中国第一玩家。

他一个“生活很朴实,看起来和大街上的老头儿没有任何差别”的玩家,他的去世,带走了旧日京华的一抹亮色,带走了一种飘逸典雅的、充满文化趣味的生活。

照片由三联书店提供

院。对于明清家具过去我们也不大在意,是他最早呼吁保护这些古家具,并有意识地收集散落在民间的这些宝贝的,现在这些都是国宝了。”“文革”期间,邻居们时常见王世襄蹬着三轮车走街串巷地搜集旧家具,形态各异的明清家具塞满了狭小的空间,人反倒没有地方睡,于是两个明代的柜子被王世襄拼在一起,他和老伴袁荃猷睡在里面。多年后一部《明式家具研究》横空出世,光是后面的名词解释就有 1000 多条,后来被译成英、法、德等多种文字出版。现在他热爱的那些宝贝都静静地放在上海博物馆的家具馆,许多与王世襄熟悉的人看着那些家具甚至能想起它们曾经的来历。晚年,鸽子是王世襄最大的牵挂。11 岁就读于北京千面胡同的美国侨民学校时,一上手写英文作文,一连几篇都是兴致勃勃地大谈鸽子,闹到英文教员不胜其烦,怒曰:“再写此鸟,无论好坏,一律给 Poor (差等)!”后来他又写出《北京鸽哨》(Beijing Pigeon Whistles),为鸽子编写了《明代鸽经·清宫鸽谱》,甚至在快走到生命终点时,他念兹在兹的还是北京奥运会能否放飞真正的中国观赏鸽呢……

鸽哨并不是旧日京华唯一的代表,它的消失让王世襄痛心,而王世襄老人的去世,无疑带走了旧日京华的又一抹亮色,带走了一种飘逸典雅的、充满文化趣味的生活。这,更让我们痛心。

人物



黄达人 中山大学校长

核心观点

大学作为“学术共同体”,是“文化精神的传承之地”。它首先应该拥有自己的核心价值理念,以及某种对绝对精神的追求,并为社会精神文化的完善和发展做出贡献,这是大学在科学研究、培养人才之外,最重要的一种功能

大学如何才能培养出杰出人才,有很多种解答。而我想,建设大学精神应是其中一个重要部分。

前不久,在中山大学 85 周年校庆之际,我给 15 位同仁颁发了中山大学首届“卓越服务奖”,感谢他们在校连续服务超过 50 年的忠诚与辛劳。

这个奖项,并非为了标新立异,更深的一层考虑,是希望在中山大学建立起一种荣誉制度——这种荣誉不能带来晋升,也与金钱收益无关,而关乎忠诚,关乎坚持,关乎对所从事职业的专业精神,关乎人类社会所共同认可的基本价值。简单来说,就是希望通过设立这个奖项,在大学构建一种文化精神。

与政府和企业不同,大学作为“学术共同体”,是“文化精神的传承之地”,首先应拥有自己的核心价值理念,以及某种对绝对精神的追求,并为社会精神文化的完善和发展做出贡献,这是大学在科学研究、培养人才之外,最重要的一种功能。大学不仅仅是学者们的工作场所,更是我们共同的精神家园。对外界来说,每个大学都有自己独特的文化形象,都有一定的精神感召力。当然,大学精神蕴含在深厚的文化积淀中,表现在一个个故事里、一个个场合中,它的文化、精神功能是一个潜移默化、与时俱进、绵绵不绝的过程,只能靠我们慢慢去感悟。

这种精神虽不可捉摸,但可意会,它时刻在塑造着大学中每一个人,尤其是可塑性很强的青年学生。大学传承文化精神最直接的表现,就是通过营造氛围和学术性的教学,全面地塑造学生,培养出具有特定精神血脉的优秀人才,传承和创新人类的知识与文化,去更好地服务社会、引领社会。强调知行合一、学以致用,强调大学与国家、社会的紧密联系,强调关注民生,强调培养富于社会责任感 and 历史使命感的學生,是我们的价值追求。而不断加强学生求知、求真、求善的道德感和贡献社会的使命感,闪耀着大学精神的光芒。(本报记者贺林平采访整理)

新语

求解“钱学森之问”⑤

更多“新语”,请见人民网文化频道
<http://culture.people.com.cn>

5 院士联手授课,13 载坚持不懈 武大本科生真有福

本报武汉 11 月 30 日电 (顾兆农、王怀民)10 月 22 日,77 岁的中国工程院院士、武汉大学测绘学院宁津生教授给本科新生讲授《测绘学概论》。11 月 5 日,中国工程院院士、武汉大学遥感学院张祖勋教授给本科新生讲授《摄影测量学》……这学期,5 位院士继续共同给武汉大学本科生讲授课程《测绘学概论》。难能可贵的是,这支顶尖的教学团队给本科生授课,已经坚持了 13 年。

这门课最初是为了挽留想转专业的学生。1996 年,宁津生提议,由他和李德仁院士、刘经南院士、张祖勋院士和国家测绘局陈俊勇院士,共同为本科生讲授《测绘学概论》。其后,其他知名教授也陆续加入。这支我国测绘工程专业最顶尖的教学团队于 1997 年亮相,从此,申请转专业的学生大大减少,每年还有一些学生要求转入测绘专业。

武汉大学一直坚持强调本科教学的中心地位,学校在安排授课教师时,职称越高,越是优先安排。

目前,武汉大学 60 岁以下的正副教授给本科生上课的比例超过 95%,12 名国家级教学名师全都在坚持给本科生上课,尽管他们当中有 8 位已经超过 60 岁。

39 所中学校长推荐 90 名弟子 北大公示中学推荐生

本报北京 11 月 30 日电 (记者赵娜)今天起,北京大学招生办公室对“中学校长实名推荐制”初审合格的学生名单进行为期一周的公示。全国 39 所中学的校长推荐的 90 名学生通过初审。

据悉,公示期间如无异议,这些学生将参加北大自主招生面试。除具备教育部保送资格的考生外,其他面试合格者仍要参加高考,在录取时享受北大当地录取线下降 30 分的优惠政策。